

中国名家
游 记
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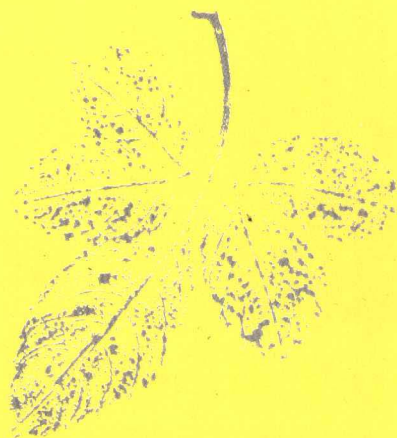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将
静
周
植
行
编
国
际
文
化
出
版
公
司

中国名家游记

I26
1020
.2

下册



I26
1020
.2

凡本书转载的文章，因地址不详，无法付酬，未收到稿费者，
请与国际文化出版公司联系。

(京)新登字 17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TP) 数据

中国名家游记/蒋静，周植行编。—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5. 6

ISBN 7-80105-267-6

I. 中…… II. ①蒋…②周… III. ①游记—作品集—中国
—现代②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6②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08143 号

中国名家游记

蒋 静 周植行 编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安定门内大街 40 号

邮政编码：100009

新华书店经销

湘潭彩色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7 印张 600 千字

1995 年 1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ISBN 7-80105-267-6/G·119 定价：(简精) 32.00 元 (精装) 40.00 元

沧海日出

峻 青

乍从那持续多日干燥燥热的北京，来到这气候最高不过摄氏二十度左右的北戴河，就象又热又闷的蒸笼里跳进了清澈凉爽的池水里似的，感到无比的爽快、惬意，心身舒畅。在这舒畅惬意之余，真有些相见恨晚上了。

说起来也很惭愧，我这个生长于渤海之滨从小就热爱大海的人，虽然也曾游览过一些国内外著名的海滨胜地，然而这名闻遐迩向往已久的北戴河，却一直到现在，才第一次投入它的怀抱。不过，说也奇怪，在这之前，我对它却并不陌生，它那幽美的风貌，早就观赏过了。不是从图画和电影中，也不是借助于文学作品或者人们的口头描述，而是在一个梦中，不，确切一点说，是在一个象梦一般的幻境中。

那是在我童年的时候，有一次，我到刚退了潮的海滩上去赶海。突然，我的面前，出现了一幅迷人的画面：一抹树木葱茏的山峦，横亘在大海的上空；一块块奇形怪状的岩石，耸立在山峰之上；一座座小巧玲珑的楼房，掩映在郁郁葱葱的树木之中。啊，这么多各种样式不同的楼房：圆顶的，尖顶的，方顶的，好看极了。它是那么美，那么奇特。还有宙宇寺院，亭台楼阁，它们有的深藏在林木环绕的山麓里，有的耸立在峭壁悬岩的山巅上，特

别是那最东边一处陡峭上面的四角凉亭，连同它旁边的一块高高出于大海里的岩石，非常令人瞩目，亭子里面，还影影绰绰地仿佛是有入影在活动哩。一缕缕白色的的烟雾，在山树间、海边上飘荡着，使得这迷人的景色，时隐时现，似幻似真，更增加了幽美和神秘的色彩……

忽然间，一阵大风吹来，那山峦树木，亭台楼阁，霎时间变成了一缕缕青烟，一片片白云，飘荡着，变幻着，象电影的淡入镜头一样，消失了，不见了。

这悠忽而来而又飘忽而没的神奇景色，简直使我惊呆了，也着迷了。人们告诉我，这是海市。有人说这海市是天上的仙境，也有人说它是人间的一处名胜，就是这大海对面的北戴河。

这就是我第一次听到北戴河这名字。但是当时我并不相信人间竟然真的会有这么一个美妙神奇的所在，而倒更多地相信那是仙境，是没有人间烟火世俗喧嚣的虚幻缥缈的仙境。

长大了。增长了一些知识。才知道那大海的对面，确实是有—一个叫北戴河的名胜之地。由此，这地方就常常在我的思慕和向往之中了。特别是当读到一些描叙这风物的文学作品时，比如曹操那脍炙人口的诗篇：“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既醉心于这诗词的优美，更神往于那山海的雄伟，于是，对北戴河这地方的兴致也就越发的浓厚了。

也曾向写过《雪浪花》和《秋风萧瑟》的杨朔同志打听过：“北戴河真的很美吗？”

“确实很美。”杨朔兴致勃勃地回答说，“我建议你找机会到那儿去看看。”于是，我决心找机会去北戴河了。这与其说是我对于海边风景的特殊爱好，无宁说是想印证一下童年时代看到的那次海市的情景和好奇心。

机会是很多的，也许正因为如此，所以就一直拖延了下来。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我被“四人帮”绑架到北京关押了起

来。人身失去了自由，连自己的亲人都看不到，那里还敢奢想去北戴河呢？不、想，倒也确实是想过。在那漫长而又寂寞的铁窗生活中，人生的乐趣，往日的梦想，什么没有反反复复的想过呢？北戴河和海市中的情景当然也不例外，而且，每当想到它的时候，总不免有些遗憾，后悔过去失去了太多的机会，又怅惘今后不复再有这样的机会了。但是，当整个国家和人民都在遭受着深重的苦难，多少精神和物质上的宝贵财富被破坏殆尽的时候，没有到过北戴河，又算得了什么呢？更何况，在那大夜弥天的时刻，哪里还有什么闲情逸致去奢想北戴河？这只不过是表现了对于自由的强烈向往和渴望而已。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吧，现在，当我真的终于来到了北戴河的时候，那种感受，那种心情，真是无法用笔墨来形容的。

好奇心终于得到了满足，印证的结果是确实无讹：那横亘在蓝天白云之间的一带山峦，那掩映在葱茏林木中的宙宇寺院、亭台楼阁，那耸立在海边和山上的悬崖怪石，尤其是西山上的观音寺，东岭上的鸽子窝……这一切，恰和当年我在这渤海南岸千里之外的海滩上看到的海市蜃景一模一样，宛如两张同样的照片叠在一起似的。这实在不能不使我惊奇了。然而，这仅只是我最初的一点点印象，而却不是我最深刻的感受。

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呢？是美，是一种特别的美，充满了诗情画意的美。

就拿山来说吧，这儿的山，比别处并没有什么特别之点，然却使我感到它特别美，特别好看。海，也是如此。它仿佛特别的蓝，特别的壮丽雄伟。而且，这儿，一天之内，一夜之间，日出日落，潮涨潮退，风雨阴晴，都各有不同的姿态，各有不同的美。我常和三两友好，在不同的时刻，不同的气候中，穿行山林，漫步海滨，去领略那姿态万千风貌各异的美。我尤其喜欢在那夕阳衔山的傍晚，坐在海边的岩石上面，眼看着西边天上的晚霞渐渐

地隐去，黄昏在松涛和海潮声中悄悄地降落下来，广阔的天幕上出现了最初的几颗星星，树木间晃动着飒飒飞翔的蝙蝠的黑影。这时候，四周静极了，也美极了，什么喧嚣的声音都听不到，只听见海水在轻轻地舐着沙滩，发出温柔的细语，仿佛它也在吟咏那“黄昏到寺蝙蝠飞”的诗句，赞美这夜幕初降时刻的山与海的幽美。等到那一轮清辉四射的明月，从东面黑苍苍的水天交界之处的大海里涌了出来时，这山与海，又有一番不同的情景了。这时候，那广阔的大海，到处闪烁着一片耀眼的银光，海边的山川、树木、楼房、寺院，也洒上了柔和的月光，这月光下的北戴河，就活象一幅淡淡的水墨画儿似的，隐隐约约朦朦胧胧地，又是一种富有诗意的

甚至，夜深时分，当你躺到床上闭上了眼睛的时候，一切景物都看不见了，却仍然还能感受到那种诗意的美的存在。这就是那催你入眠的涛声。这涛声，在万籁俱寂的夜里，有节奏的哗——哗——响着，温柔极了，我都在这温柔悦耳的涛声中入睡，每天清晨，又在这温柔悦耳的涛声中醒来。

啊，美，伟大的美，令人陶醉的美。

然而，还有更美的呢：那就是日出。

人们告诉我，在北戴河那著名的二十四景当中，最美最壮丽的景致，要算是在东山鹰角亭上看日出了。

看日出须得早起。四点钟还不到，我就爬起身来，沿着海边的大路向着东山走去。这时候，天还很黑。夜间下了一场雨，现在还未晴透。但是云隙中却已经放射出晓星残月的光辉。我贪婪地呼吸着那雨后黎明的清新空气，一个人在空荡荡不见人迹的路上走着，还以为我是起身最早的一个呢。哪知爬上了山顶一看，有两个黑黝黝的人影，早已伫立在鹰角亭旁了。

嗨！还有比我更积极的人。

走到亭前仔细一看，却原来是一老一小，那老的年纪约在七

旬开外，一头皓发，满脸银髯，一看那风度，就猜得出是位学者。小的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很美，也很窈窕，却有着北方人的健壮的体魄。那两人看到我后，都彬彬有礼地点了点头又转回身去，倚着亭柱凝神观望东方的海空。我不愿干扰他们的清兴，颌首还礼之后，也倚在一根亭柱上面，默默地眺望起来。

这时候，残云已经散尽了，几颗寥寥的晨星，在那晴朗的天空中闪烁着渐渐淡下去的光辉。东方的天空，泛起了粉红色霞光的大海，也被这霞光染成了粉红颜色。这广阔无垠的天空和这广阔无垠的大海，完全被粉红色的霞光溶合在一起了，分不清它们的界限，也看不见它们的轮廓，只感到一种柔和的明快的美。四周，静极了，只听见山下的海水轻轻地冲刷着悬岩的哗哗声，微风吹着树叶的沙沙声，此外，什么声音都没有，连鸟儿的叫声也没有，仿佛，它们也被眼前这柔和美丽的霞光所陶醉了。

早霞渐渐变浓变深，粉红的颜色，渐渐变成为橘红，以后又变成为鲜红了。而大海和天空，也象起了火似的，通红一片。就在这时，在那水天溶为一体的苍茫远方，在那闪烁着一片火焰似的波光的大海里，一轮红得耀眼光芒四射的太阳，冉冉地升腾起来。开始的时候，它升得很慢，只露出了一个弧形的金边儿，但是，这金边儿很快地在扩大着，扩大着涌了上来。到后来，就已经不是冉冉升起了，而是猛地一跳，蹦出了海面。霎时间，那辽阔无垠的天空和大海，一下子就布满了耀眼的金光。在那太阳刚刚跃出的海面上，金光特别强烈，仿佛是无数个火红的太阳，铺成了一条又宽又亮又红的海上大路，从太阳底下，一直伸展到鹰角亭下的海边。这路，金晃晃红彤彤的，又直又长，看着它，就仿佛使人觉得：循着这条金晃晃红彤彤的大路，就可以一直走进那太阳里去。

啊，美极了，壮观极了。

我再回头向西边望去，只见西面的山峰，树木、庙宇、楼房，

也全都罩上了一片金晃晃的红光。还有那从渔村里飘起来的乳白色的炊烟和山林中飘荡的薄纱似的晨雾，也都变成了金晃晃红彤彤的颜色，象一缕缕色彩鲜艳的缎子，在山林和楼房之间轻轻地飘拂着，飘拂着。于是，那山峰、树木、庙宇、楼房，就在这袅袅的炊烟和晨雾之中，时隐时现，似真似幻。看着眼前这迷人的景色，我恍惚觉得自己又回到了童年时代，置身于渤海南岸的渔村海滩上。一时间，我竟然忘记了我眼前的这幅带有神奇色彩的幽美画面，究竟是北戴河中的海市呢，还是海市中的北戴河？究竟是实实在在的人间呢，还是那虚幻缥缈的仙境？

“啊，美极了，太美了！”我的身旁，有人在大声赞叹了。

我回头望去，原来是陪同那个老学者的年青姑娘。她双手抱在胸前，仰望着那从大海中升起的太阳，现出异常激动而惊奇的神色。她那充满了青春活力的美丽的脸，在朝阳和霞光的映照下，红彤彤地，显得更加鲜艳，更加美丽，真象一朵盛开怒放的三月桃花。

是的，美，实在是太美了。老实说，著名的中外海滨胜地，我看到的虽然不能算多，可也不算太少。青岛、烟台、普陀、南海自不消说，波罗的海海滨也曾到过。日出呢，也不止看过一次，在那一万米以上的高空中的飞机上看到过，在那黄山后海的狮子峰上看到过，也在那视野辽阔的崂山顶上看到过。可是为什么这儿的山，这儿的，海，这儿的日出，我觉得比起上面我所看到过的那些，却更使我感到美，感到壮观？为什么？

我正在思索之间，仿佛应和着我的这个思想似的，那姑娘又回头看着那位老学者，提出了我心里正在想着的这个问题：

“爷爷，这儿十多年前，咱们也曾来过几次，可是为什么今天我觉得它比过去更美了？为什么，你说呀。”

那位老学者没有回答孙女的问话，却兀自高高地仰着头，眼睛一动不动望着那金晃晃红彤彤的东方海空。用他那宏亮的声音，

琅琅地吟咏出下面的诗句：

“云开山益秀，雨霁花弥香；十年重游处，不堪话沧桑。”

“好，好诗！”我情不自禁地喊了起来，因为它正好道出了我的共同感受，也回答了我正在思考的问题。

那姑娘嫣然一笑，连连地点着头，用她那银铃般的声音，重复和品味着这诗句：

“‘云开山益秀，雨霁花弥香’。对，是这个道理。”接着，又把头摇了几摇，蹙着眉头说：“不过，后面的那一句，我不同意。它有点伤感的味道。你瞧，云开了，雨霁了，太阳又重新出来了。眼前的景物这么美，老是伤感能行吗？”

“对，好孩子，你说的对。一切都过去了，不应该伤感，也没有时间伤感，应该抓紧这大好时光，奋勇前进。我不老，我觉得更年青了，我还可以和你们那些年青人比赛一阵子，怎么样？”那老学者说罢，哈哈大笑，伸开胳膊把孙女揽在怀里，爷孙两个，说着笑着，大踏步地向前面走去。

金晃晃红彤彤的朝阳和霞光，映照在他们的身上，使得他们的全身也都金晃晃红彤彤地，煞是好看，他们就在这初升的阳光下安详地坚定地走着，走着，一直走进了那橘红色的，山林深处，不见了。仿佛，他们和那金晃晃红彤彤的朝阳和霞光溶化成为一体了。

这又是一幅多么美妙的图画啊！

而这，却又是我童年时看到的那个海市蜃景中所没有的。

是的，那海市虽然也很美，但却绝对没有象今天的北戴河这样美。

然而，这样美的又岂止是北戴河呢？

旅顺怀古

柯 灵

背靠着辽阔的大陆东北平原，有一座幅员不广而声名远播的历史名城，位置在辽东半岛的最南端，东临黄海，西濒渤海，和山东半岛隔海相望，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此城和台湾相隔万里，一在地北，一在天南，却有过一段共患难同生死的因缘，那就是旅顺。

去年夏天，我观光了一次旅顺。不是为了乐山乐水，不是为了吟风弄月，而是为了重温一遍中华民族的屈辱史，读一读近百年史中典型的“伤痕文学”。

登临白玉山，是游览旅顺最重要的节目。白玉山是一脉平淡无奇的丘陵，并无草木蒙茸，丘壑清奇之胜。山不在高，有史则灵。山顶有一座历史沧桑的白玉山塔，塔身整体洁白，修缮一新。塔顶作炮弹形，直指天空，基座浑圆，占地宽广，环以雕栏和圆柱，倒也庄严朴素。凭栏下望，豁然开朗。一幅漂亮的海港图景，平展展铺在前方：这就是名震遐迩的旅顺口。天青云淡，水静无波，在灿烂的阳光下闪闪如粼纹。左边黄金山，右边老虎尾，如长堤对列，双臂环抱，形成天然的锁钥，确是一道形势险要的海上雄关。眼前轮船纵横，容与自在，完全是一片和平恬静的景色。

1880年，清王朝在旅顺建海港、修船坞、筑炮台、作为北洋

水师的要塞，自负“固若金汤，万无一失”。近代史上举世瞩目的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就是在这个舞台上演出的。

19世纪末叶，西方英、法、德、俄、美诸强羽翼丰满，为了掠夺殖民地、分割地球的斗争已臻白热化；东方的日本又乘时崛起，其欲逐逐，大家钩心斗角，攘臂揎拳，目光如炬，口角流涎，一齐盯着中国这块大肥肉。甲午之战（1894——1895），清军一败涂地，被迫在日本马关签订城下之盟：赔款割地，辽东半岛和台湾从此脱离祖国怀抱，沦丧日本之手数十春秋。10年以后，又爆发了一场日俄争夺辽东的火并（1905）。原来甲午之后，沙俄巧取豪夺，排日自肥，这次是日本卷土重来，报沙俄抢走禁脔的一箭之仇。双方破釜沉舟，罄其全力，战况非常激烈，最后以俄军求和，日本重占辽东告终。面对着这个喑呜叱咤的古战场，现在白玉山上游人杂沓，裙屐翩跹，笑语飞扬，摄影的，坐缆车的，买零食和纪念品的，携手并肩信步漫游的，凭栏凝眸流连光景的，尽情享受旅游的清欢。当年旅顺港炮火硝烟，遮天蔽日，波涛汹涌，血肉横飞，折戟沉沙的情景，似已很少人在冥想中投以一瞥。

我来到东鸡冠山，凭吊日俄两霸决斗之地。昔年俄军曾在山上构筑坚如铜墙铁壁的深沟高垒，为百年长治之计，日俄战争之役，凭坚死守，旷日持久；但终被日军整个地毁灭村庄，扫除障碍，潜挖地道，接近目标，万炮齐鸣，轰得支离破碎，俄军防守司令康特拉琴科，也被一炮击中，阵前殒命。残破的壕堑工事，历劫风霜，至今犹在，只是乱岗起伏，故垒纵横，沙砾嶙峋，蔓草丛杂，一派肃穆苍凉的气氛。一座堡垒的穹门旁边，日军还以胜利者的姿态，以残堡的破壁为基座，上立石碑，用日文镌刻，文曰：“露国康特拉琴科少将战死之所”，借以炫耀武功。

在这两次战争中，作为当事国的清政府，卑躬屈节的程度，简直令人哭笑不得。甲午一役，李鸿章以钦差大臣之尊，亲赴日本马关，商订丧权辱国的条约，他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春帆楼上

的对话，真算得是世界外交史上的奇谈。伊藤提出苛刻的媾和条件，开门见山，不许讨价还价，说：“中堂见我此次节略，但有允不允两句话而已。”李鸿章心虚胆怯，用被告的口吻道：“难道不许分辩？”伊藤的回答是：“只管辩论，但不能减少。”活脱是上海的白相人攀谈：“闲话一句。”关于割让台湾的时间，伊藤迫不及待，限定一个月办完手续；李鸿章感到为难，说：“头绪纷繁，两个月才比较宽裕。台湾已是日本口中之物，何必着急？”伊藤竟涎着脸说：“还没有咽下去，饿得厉害！”真是语妙天下，任谁也不能以想象得之。日俄一役，本质上是两雄争霸，鱼肉中华，战争是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而清政府居然宣布“严守中立”。这种荒谬的龟缩政策，历来备受谴责与讥评，其实这正是弱国无外交的一个典型例子，阿Q精神的具体表现。清政府如果没有实力拒日俄双方於国门之外，那么谁也不屑理会中国空口白话的主权，可谓彰彰明甚。在外交场合，一个暗弱落后的国家，无论多么巧言令色，义正词严，豪言壮语，冠冕堂皇，都只是色厉内荏，磨丧唾沫，这是值得我炎黄子孙永远记取的教训！

这些连续不断的恶梦，惊醒了不甘为奴的中华儿女，特别是先知先觉的志士仁人，文化精英。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建立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纲领。正好在1894年。康有为领导“公车上书”，则是甲午之战的直接产物。日俄战争以后六年，就吹响了辛亥革命的号角。“马关条约”引起举国震动，特别是刚被割弃的台湾，全岛沸腾，奔走相告，鸣锣罢市，表示“桑梓之地，义与存亡”。著名的台湾爱国诗人丘逢甲，组织义军，展开了明知无望的英勇斗争，直到弹尽饷绝，慷慨高吟，退走广东。丘逢甲提倡“诗界革命”，与黄遵宪相伯仲。南社诗人柳亚子曾有诗盛赞丘氏：“时疏竟说黄公度，英气终输仓海君，战血台澎心未死，寒笳残角海东云。”托尔斯泰把日俄争夺辽东，斥之为强盗之间的互盗。1906年，正在日本仙台学医的一位中国

青年，看了日军残杀中国同胞的幻灯片，痛感精神的健全比肉体的壮硕更重要，决心放弃学医，改走文学道路，这就是后来的新文学巨匠鲁迅。

这两次战争中，旅顺曾两遭屠城的浩劫，暴露出日本军阀可恨可憎可鄙可悲的蛮性遗留。甲午之役，日军一脚踏进旅顺，就血洗长街，连续三昼夜，屠杀的都是徒手的平民，妇女老幼也不能幸免。据史籍记载，受害者多至1.8万余人（一说1.08万余人）。欧美报章，纷纷谴责，舆论哗然。日军为了掩盖罪行，实行毁尸灭迹，把骨灰装成三口木棺，埋葬在白玉山东麓，插上木牌，谎称“清国阵亡将士之墓”。旅顺人民称之为“万人冢”。日俄战争一役，日军又一次疯狂屠城，把老百姓都当作“俄国暗探”，见人便杀。日本虽是这次决斗的胜利者，但伤亡惨重，和对手一样，打得精疲力竭。在天皇为出征者举行的凯旋式中，夹道相迎的，竟是阵亡战士家属天愁地惨的一片哭声。为了安抚军民，诓骗世人，日本侵略者为此在白玉山顶造了一座“表忠塔”。——谁来造塔呢？还是旅顺的苦力，日军刀下的孑遗。这真是对人类文明和良知最无情的挑战！天道好还，这就是现在供游人低徊萦想的白玉山塔前身。

和“表忠塔”遥遥相对，是“万忠墓”。甲午战后，勇敢的旅顺人，就把白玉山东麓的“万人冢”树碑移葬，使广大遭难的亡灵得到安息。数十年来，世局翻腾，“万忠墓”屡经波折，几度重修，现在留有相当规模的享殿，匾额大书“永矢不忘”。这些可怜的旅顺同胞，生于末世，死于大劫，无妄无辜，无助无告，足为千古一恸！

我没有去参观阴森庞大的监狱遗址。监狱是帝俄建造的，日本接收遗产，不断扩充，狰狞如森罗殿，牢房多达250间。日俄在战场上是敌手，却不妨利用同一监狱，反正收容的都是中国人。

旅顺另有一座风格截然不同的建筑物，矗立在碧树荫荫的广

场上，那是在斯大林麾下的苏联红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造起来的“中苏友谊塔”。塔顶的红星向天高举，四周雉堞式的方柱浮雕镰刀斧头，铜碑上镌有并列的中俄两国文字：一面是“光荣归于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和捍卫了远东和平的苏联人民及其武装力量！”一面是“中苏人民友谊万岁！”——历史就是这样的复杂和曲折！

旅顺有海，有山，风景楚楚动人，附近还有蛇岛和鸟岛这样的自然景观供游客猎奇，但最撩人肺腑的，却是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遗迹。以我狭隘的眼界和行踪，还没有见过如此集中、沉重、深刻、活生生的博物馆城市。

时代已经把旅顺的旧梦远远地抛在后面，可是我们绝不应忘了这些历史的创痛！

西湖十景今昔

许钦文

“三年不到杭州，西湖在城外了！”这是我的家乡绍兴取笑外行人冒充内行的讥刺话。西湖原来是在城外的，早年我跟父亲到杭州来玩时，从现在的第一公园到第六公园一带都有城墙，后来我在头发巷铁道学校读书时，好象也还见到过那高高的城墙。当时去西湖，坐船的出涌金门，走陆路的出钱塘门，骑马，骑驴或者坐轿子，寒酸的两条腿走路，穷苦的抬着财主（包括“洋大人”）跑腿。如今城墙没有了，却留着痕迹，就是紧靠西湖的一排楼房的墙壁特别厚，原是用从那城墙拆下来的大砖头筑成的。

“苏堤春晓”是西湖十景中的一个重点。“间株杨柳间株桃”是西湖风景中春色的特点之一。“柳浪闻莺”，也是可以包括在春天的景色中的罢。我这里并不想全面地描绘西湖的景色，只是想提出些我觉得越来越弄不清楚了的问题。比如，从我家去“平湖秋月”，无论步行或者坐车，总得经过“断桥”。看过《白蛇传》的当知道，白素贞（白蛇娘娘）的唱词：“断桥不断水相连。”桥下“水相连”，桥身也是“不断”的，那末为什么叫做“断桥”呢？据传，原本是叫做“段家桥”的。以姓名桥相当普通，姓段的人家造的桥，或者附近住着姓段的人家，就叫做段家桥，是很自然的事情；简称段桥，也不足怪。因为杭州为段、断的声音相同，这

就误段为断了。如今这桥名也做了学校的名称，就是断桥小学。这学校解放以前叫做普化小学，是做了少年宫的昭庆寺的和尚创办的。并非和尚热心于教育事业，只因昭庆寺是全国四大戒坛之一，有钱，国民党反动派要和和尚捐献教育费，和尚就说寺里要办学校，避免了捐款。学校是办起来了，教员也已有几位，可是薪水，在一个学期中只发给三个月的。教员不能饿着肚皮教书，只好兼做些别的工作。缺课的时候多，学生的程度当然提不高。杭州解放以后由教育局接收，“普化”，佛教的气味严重，就改名为断桥小学。可是“断桥不断”，总是个问题。难道说这桥曾经折断过吗？但这座石洞如今非常完整，一点也看不出什么裂痕来，还是解释为曾叫做段家桥罢。

有着同样情形，如断桥遥遥相对的是“花港观鱼”，那里种着许多花卉。游人聚集于此，也多半以看花为主，似乎这西湖十景中的一景，原是由于花卉多而著名的。殊不知这“花”，并非花卉的花，而是一个姓，就是替父出征的巾帼英雄花木兰的花。那里原竖着一块石碑，刻着“花家山下”等字样。花家山虽然不怎么高大，但在久雨以后，总有山水下流，从这里注入西湖，这就是“港”字的由来了。但在“花港观鱼”，已见不到什么可观的大鱼。现在观鱼以玉泉为主了。在观鱼处，原有《鱼乐图》三个大字，记得似乎还有引用《庄子》上话的注释：

一个人说，“乐哉，鱼也！”

第二个人问，“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第一个说的人回对：“子非余，安知余之不知鱼之乐？”

简短的对话，倒是颇能使游人在观鱼以后寻味的。

还有，岳庙旁的“曲院风荷”，也是西湖十景之一，宋朝的杨万里诗：“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首诗已经流传下来了，不能说是不好的罢。陶元庆的《曲院风荷》中，却有这样的诗句：“濂溪原爱莲茎直，